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苏联当代文学作品选

(上册)

谭得伶 潘桂珍 连铁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苏联当代文学作品选
(上册)

谭得伶 潘桂珍 连 铤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装帧设计：田 苗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苏联当代文学作品选
(上 册)

谭得伶 潘桂珍 连 铎 主编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475 字数：406千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7-303-00227-8/I·2

定 价：8.30 元

编 选 说 明

一、本书是为了配合《苏联当代文学》教材而编选的，是列入国家教委教材编选计划（1985—1990）的《苏联当代文学教学参考丛书》的作品选部分。本书主要作为高等院校中文系学生学习“苏联当代文学”课程的辅助教材，亦可供其他文科各系以及广播大学、电视大学、自修大学、业余大学师生、中学语文教师和其他文学爱好者阅读。

二、作品选部分共分三册。第一、二册包括苏联当代25位重要的小说家的作品，基本上按作品发表的年代先后排列。第三册包括6位当代戏剧家和15位当代诗人的作品。

三、每部作品的前面简要介绍了该作家的生平和主要创作成就。作品除短篇小说全文收入外，中、长篇小说只选片断，并对未选部分作了扼要的介绍。作家简介之后或作家简介和作品简介之间有执笔者的署名。

四、选文多采用国内已有的译文，个别小说的选段，或诗篇系本书编者选译。对于本书所有选文的译者，我们都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不高，本书所选作家、作品及介绍文字难免有欠妥之处或缺点、错误，诚恳地希望专家、学者和使用的同志们提出批评意见，以便今后改进。

编者 1987年7月

目 录

编选说明

奥维奇金	(1)
《区里的日常生活》	(3)
列昂诺夫	(37)
《俄罗斯森林》(第十七章第二、三、四、五、六 节)	(40)
爱伦堡	(81)
《解冻》(第一部第二、十四、十六章)	(84)
肖洛霍夫	(113)
《一个人的遭遇》	(116)
柯切托夫	(152)
《叶尔绍夫兄弟》(第二部第二十六——三十 章)	(155)
巴克兰诺夫	(195)
《一寸土》(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片断)	(196)
马尔科夫	(224)
《大地的精华》(第一部第四章第一节、第九章第 一节、第十章第一、二节)	(227)
瓦西里耶夫	(266)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第五、六、十四章、尾 声)	(268)
艾特玛托夫	(303)
《白轮船》(第七章)	(306)

特罗耶波利斯基.....	(339)
《白比姆黑耳朵》(第二、十六、十七章)	(337)
西蒙诺夫.....	(366)
《最后一个夏天》(第十八章片断)	(369)
贝科夫.....	(419)
《方尖碑》(片断)	(420)
舒克申.....	(449)
《太阳、老人、少女》.....	(451)
《怪人》.....	(458)
《红莓》(片断)	(470)
格拉宁.....	(487)
《奇特的一生》(第一、三、五、六和最后一章)	
.....	(488)

奥 维 奇 金

瓦连金·弗拉基米罗维奇·奥维奇金(Валенти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Овечкин 1904—1968)，苏联俄罗斯作家。生于南俄塔干罗格一个职员家庭，苏共党员。早年在农村基层工作。30年代曾任记者，并做过党政工作。第一篇短篇小说发表于1929年。作品大多反映农村生活。《集体农庄短篇小说集》(1935)、短篇《普拉斯科维娅·马克西莫夫娜》(1939)、《斯图卡奇的客人们》(1940)、《盲司机》(1941)、特写《无亲无故》(1940)描写了农村中新人的成长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主义新型关系的建立。曾参加卫国战争，中篇《致以前线的敬礼》(1945)反映了作者战时的感受和对未来的信心。战后写的《纳斯佳·科洛索娃》(1949)等剧本揭露了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但最著名的是特写集《区里的日常生活》(1952—1956)。剧本《顶风》(1958)、《夏雨》(1959)、《收获季节》(1960)、《但愿实现》(1961)可称特写集的续篇。作者在以上剧本中提出农业中党的领导、共产党员的荣誉感、应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复杂矛盾等问题。1936年移居塔什干，开始写自传体特写集《并非杜撰的特写》(未完，于1972年发表)。他的主要成就是对苏联农业题材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代表作《区里的日常生活》由五篇具有共同题材和共同主人

公的特写组成，以第一篇特写的题目为全书总标题。第一篇的事件发生在1952年南俄特罗伊茨克区。区委第一书记包尔卓夫是一个顽固、保守、冷酷、自私的官僚主义者，只管“完成任务”，完全不关心集体农庄生产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的疾苦，他欺上瞒下，逼迫生产搞得好的集体农庄替不善经营的农庄缴公粮，使农庄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他的降职外调表现作家对官僚主义领导作风的深恶痛绝。第二书记马尔登诺夫却关心生产、联系群众，代表着另一种类型的领导作风。通过两个区委书记不同领导作风的对比，揭露了苏联农业管理上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弊病。第二篇《在前方》写马尔登诺夫代替包尔卓夫当了第一书记，他来到前方（田间和拖拉机站），接触实际，发现和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在同一个区里》叙述马尔登诺夫任第一书记后，似乎“有一股清新的风”开始吹到区里，许多农庄庄员和积极分子来区里反映问题，提出建议。第四篇《亲自动手》反映1953年9月全会后马尔登诺夫从积极分子中选派优秀干部去落后农庄任主席，亲自动手改变落后状态。在《艰难的春天》里，区代理第一书记门得维杰夫又是一个刚愎自用，脱离群众的干部，这表明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相当严重的。这时，马尔登诺夫和一个比他更精明的拖拉机站长道尔古申敢于同州委书记作斗争。

特写集问世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其历史功绩在于冲破了战后初期“无冲突论”的思想束缚，以真实反映现实和大胆揭露矛盾等特点开辟了战后苏联文学的新阶段，因而被誉为当代苏联文学的“第一只春燕”。奥维奇金被称为苏联文学中写农村阴暗面的倡始者。有些研究者将奥维奇金、特罗耶波利斯基、田德里亚科夫等创作倾向相近的作家称为“奥维奇金派”。他们创作的共同特点是积极干预生活，大胆揭露社会问题，有明显的批判精神，表现出作家观察现实的敏锐性、深刻性和干预生活的积极态度。

“奥维奇金派”在50年代中期的崛起标志着苏联短篇小说发生

了重大转折和进入繁荣的时期。

(谭得伶)

区里的日常生活

接连下了三天三夜雨。三天来太阳只出现了两三次，而且只有几小时，不要说田野，连房顶也没来得及晒干，雨又下了。田野里，有些低洼的地方，积满了水，好象初春开冻时浸在雪水里的草地。

全区最富的、先进的“苏维埃政权”集体农庄的主席杰米扬·瓦西里耶维奇·奥漂金，胖胖的，大肚子，留着小胡子，白发剪得短短的，穿着潮湿的帆布雨衣，坐在区委第二书记的办公室里。他是骑马来的。他的马又高又大，毛色棕黄，是一匹良种公马。那马没有卸下马鞍，站在区委院子里的凉棚底下，一刻不安地摇晃着头，嘶叫着，使劲想拉断缰绳。奥漂金时时刻刻费力地转动粗壮的脖子，回过头去张望窗外的马。

区委书记彼得·伊拉里昂诺维奇·马尔登诺夫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皮靴走在柔软的地毯上没有一点声音。

“不再向你要粮了，”马尔登诺夫说。“你已经缴清。我不是为了这件事找你来的。你是最老的主席，当家有经验。请你提提意见，天气这样坏，地里怎么办？还有三千公顷地没有收割。应该怎样好好儿推动一下？怎样才可以使各农庄里大伙儿不再嘲笑我们的记录电话？……昨天我在‘伊里奇遗训’集体农庄，看见农庄主席桌子上有一架专用的记录电话，老实说，看了真害臊。

我们叫人家把所有的车辆全开出去，自己却步行到他们那里，‘加吉克’^①陷在地里走不动，只好向他们要了一辆牛车，好不容易把我们送到村子里。”

“那有什么办法呀！地里的泥都化了！……”

“这样的天气，不能用镰刀吗？啊？……”

“拉里昂奈奇^②，在泥塘里收割，我可没有经验，”奥漂金笑了笑。“我们农庄里总是干燥的时候收割的……收割可以用镰刀，可是收割完了以后怎么办呢？把谷子堆在泥潭里。要是天气老不好，就会烂掉。——马勒要拉断了，鬼东西！”奥漂金坐在轧轧作声的椅子上转过身去，对着窗口，把窗打开。“站住，卡里扬！瞧我揍你！”他看见区委的一个养马员穿过院子。“尼基季奇！你有没有笼头？请你给它套上一个笼头，把马勒卸下来。”

马尔登诺夫走到窗口。

“哪儿买来的这样漂亮的牲口？”

“在萨尔斯克大草原买来的。是布琼尼种，从顿河种培养出来的。这马很强壮，是一匹乘骑用的好马。”

“闲得太久了。要常骑才好。”

“所以我在骑它。昨天我骑了它上国营橡胶农场去。我体重一百二十公斤。载重量刚好差不多。”

“杰米扬，你怎么愈来愈胖，太不象话了！”马尔登诺夫拍拍奥漂金的肚子。“已经胖得象富农了”。

“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会胖起来的，拉里昂奈奇。”奥漂金摊摊手。“生活又不安定。农庄合并以来，简直忙得要死。四千公顷地，八个生产队。愈紧张愈胖。”

① “加吉克”（газик）是一种老式汽车的牌子，是“国营高尔基汽车工厂”的缩写。——译者注。

② 拉里昂奈奇是伊拉里昂诺维奇的爱称。——译者注。

“喜欢吃吗？”

“喜欢，胃口倒挺不错……”

风把雨水吹到窗里来，放在窗台上的几本杂志都被溅湿了。奥漂金把窗关上。马尔登诺夫走开去，在办公桌边沿上坐下。

“不要又象去年那样吧？”奥漂金用那聪明而有点倦意的黑眼睛瞟了马尔登诺夫一下。

“怎么——象去年那样？”

“我们的邻居只完成了百分之七十，又要我们加缴粮食了吗？”

“缴粮吗？那不会，这方面现在很严格……也许我们只以借粮的方式请你补助一下。你余粮很多，人家还没有把粮食打出来。你先替他们缴一下，将来偿还你。”

“瞧，瞧！”奥漂金坐在椅子上扭动起来，椅子在他身子底下不胜负担地轧轧响着。“我早就说，又要想出什么花样来了。加也好，借也好，反正都一样！战后这些年来，旁的集体农庄已经向我们借了多少粮食了。幸亏我没有遇到一个严格的检查员。要不然，我早该为了放债吃官司了……亲爱的邻居们已经欠了我们一千公担粮食。公粮是我们替他们代缴，种子也是我们替他们代留。可是他们呢，既不钻研，也不想办法！要是你问问他们这些农庄主席：‘弟兄们，什么时候你们才良心发现，还我们呀？’——他们就笑着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再算账吧。’依我看来，”奥漂金气鼓鼓地站起来，呼噜呼噜喘息着，在办公室里踱起步来，潮湿的胀鼓鼓的雨衣的前襟撞击着椅子靠背。“依我看来，这种恶劣的依赖性要是不肃清，共产主义是不会来到的。共产主义是要大家来建设的！现在这样可不行：一些人在建设，在劳动，另一些人却想驮在人家背上进天国！……”

“不忙不忙，别着急，杰米扬·瓦西里耶维奇，”马尔登诺夫说。“也许我们不借也可以过去。”

“哪里是什么借啊！还是请你直截了当地说吧——捐献！今

年谁也没有还给我们一公分粮食旧债。要是来跟你算账，你就会对我们说：‘缓一缓吧，不要逼吧。他们余粮很少。他们还得留一些结付劳动日，留一些种子。’”

他在马尔登诺夫面前站住了——个子高大，身体肥胖，宽宽地撑开了两只粗壮的腿。

“彼得·拉里昂奈奇，你别以为我贪心不足。要是旁的集体农庄碰到不幸，譬如说，下冰雹或者闹水灾，那为什么不帮助人家呢？我们一定全力相助。可是，如果他们的不幸，仅仅是生产队长们，以农庄主席为首，大家都喜欢早晨躺在床上，在温柔乡里享清福，那就借也无济于事了！……我不是为自己的农庄着急。我们是不会闹穷的。即使再拿一千公担出来，我们也不会闹穷。不过这样不能解决问题。你用施舍和纵容的办法永远整顿不好集体农庄！……”

“我也是不主张用这样的办法来提高落后农庄的，”马尔登诺夫回答说，他直看着奥漂金那对聪明的眼睛，这对眼睛在他当集体农庄主席的十五年中见识得多了。“这样我们确实整顿不好集体农庄，也提不高区里的工作……粮食是不要你加缴了。不会再有什么花样。”

奥漂金将信将疑地摇摇头。

“你执行第一书记的职务是暂时的，拉里昂奈奇。要是维克多·谢妙奈奇回来了呢？他就要说：‘哦，再挤一挤杰米扬·包加蒂①！’”

“我们来争取一下，也把维克多·谢妙奈奇说服。挤一挤你和别的提前完成计划的人，这是最容易不过的方法。”

“他休假期什么时候完？”

“要是他不延长医疗的时间，那末星期六回来。”

① “包加蒂”是“富翁”的意思，是奥漂金的外号。一译者注。

“你瞧吧，他下车休息一两小时，就要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

马尔登诺夫没有回答，向窗口走去，把话题转到别方面。

“我们这里一些集体农庄，工作还是组织得不好。雨下得不凑巧，我们就束手无策。要是这样的天气再拖延两三个星期，那可怎么办呢？必须多盖十几倍的烘谷房和打谷棚才好。为了堆放谷秸，恐怕也得盖些烘谷房。”

“这样的棚房老乡们管它叫‘里吉’，”奥漂金说。

“不是棚房。只要几根柱子架一个草顶子就成。愈简单愈好，而且愈多愈好！”

“要是不用墙，那更好，”奥漂金表示同意。“吹得到风，更容易干……现在播种面积跟早先大不相同了，拉里昂奈奇。早先一户只种五亩地。可是现在要盖打谷棚给四五千公顷地用了！”

“所以我说，”马尔登诺夫继续说，“完全要用另外一种规模来设计了。我们交给每一个集体农庄的任务是盖三个烘谷房。实际上却需要三十个、五十个才够！……一会儿旱灾打击我们，一会儿大雨打断我们的收割工作，毁坏收割下来的庄稼。这到哪一天才完呢？……杰米扬·瓦西里耶维奇，我看你对于这些一点也不着急。你大概以为：只要天气干燥两个星期，我就来得及收割了。哦，我看你不要太骄傲自满。要是收割第一天就下雨，那怎么办？恐怕你也要求救了！就是十年来这么一次，这样的年成我们也是要预防的。”

奥漂金满脸堆着笑容，安静地听着马尔登诺夫。

“我们是在预防这样的年成，拉里昂奈奇。我们农庄里派了十个人到基洛夫州去采办木材，已经快三个月了。从那里我们已经接到十五车皮木材。大概还要运这么三四倍的木材。那末，修建发电站、俱乐部、打谷棚、烘谷房，都够了。”

“你们是都够了！……”

“我告诉你，拉里昂奈奇，”奥漂金顿了顿说，“为什么我们农庄里活儿干得好，大伙儿干得齐心。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农庄富，结算劳动日的时候，有粮食和钱可以到手。在我们那儿，一个人最受不了的刑罚是农庄管理委员会判决停止他工作三四天。”

马尔登诺夫笑起来。

“我明白了！至于农庄为什么富呢？那是因为大伙儿干得齐心。”

“是啊，”奥漂金笑了一笑，“这样一来，工作就象一个轮子似的开动了……我们也经历过不少困难……战争的时候，有一次‘革命浪潮’集体农庄主席米海·库德里亚晓夫来看我，为了什么事情，我记不起了。我请他到我家里去吃饭。我家里桌子上放着黑面包。他说：‘你好不丢人！一个农庄主席，不会过日子！你不会替自己安排安排吗？’那有什么丢人呢？那是战争时期，很艰苦。我们缴了一千五百公担超额粮食，献给红军。这是我们自愿缴的。我们决定熬一熬。拿土豆搅和在面里，将就就将就，熬过去！去年夏天，我上‘革命浪潮’农庄他那儿去。库德里亚晓夫他自己吃什么面包，我不知道，可是所有的庄员都吃黑面包。种子也还要向人家商借。我们却和战前一样，吃白面包不知吃了几年了。所以我说：‘现在你好不丢人啊！那时候要是你不以特殊自居，吃了黑面包，心里一狠，克服困难就更有劲了！’……集体农庄的存在并不光是为了我们这些主席，我是这样了解的，并不是为了我们享福。大伙儿都好了，我们也就好了……”

……奥漂金走了之后，马尔登诺夫还对这个人想了好久。要是区里所有的集体农庄主席都象他这样，那就好了！你瞧，他的轮子已经开动，——因为农庄富，所以大伙儿活儿干得好。在有些农庄里，“轮子”也开动，不过方向相反：劳动日的收入很少。原因是收成不好，庄员们活儿干得不好。至于为什么活儿干得不好呢？也就是因为去年劳动日收入少，得到粮食不多。这样

一来，就变得不是轮子，而是迷魂阵了。这个迷魂阵无论如何必须冲破！谁能冲破它呢？就是那些尊重人民事业尊重自己事业一样的人……冬天马尔登诺夫出席“苏维埃政权”集体农庄的总结改选大会。当奥漂金重被推为主席候选人的时候，有一个庄员在发言时称他为“诚心诚意的共产主义者”。

风把豆子大的雨点倒在窗子上。马尔登诺夫在一天之中接见了许多人——区委各部部长，他们都各有各的问题，还有区农艺师、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农业科长。原来因为天气阴雨，所有党的积极分子都在家里。

“我们这儿有些不对头吧，同志们，”马尔登诺夫说。“收割的情况这样严重，我们却都待在家里。现在要大伙儿到各集体农庄去才对呀！”

“现在到那儿去有什么事可做呢？”大家问他。

“把打好的谷子抢救出来也是好的。这样让它堆着在雨里淋，是不行的。最好盖一些烘谷房、打谷棚，把谷子运到那儿去，翻一翻。汽车不能走，就用牛车把晾干的谷子运到谷仓里去。”

他已经有一个决定考虑成熟：万一天气还是这样坏下去，可以而且也必须把区里所有一切活的和死的都动员起来。他吩咐秘书召集区委委员们在晚上开一个小规模的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

将近黄昏的时候，马尔登诺夫已经要回家吃饭去，第一书记的妻子，玛丽亚·谢尔格耶夫娜·包尔卓娃到办公室里来看他。她年轻貌美，但是已经发胖，阔阔的善良的脸上一点点小小的雀斑，一对活泼愉快的淡褐色的眼睛。她是区里的蔬菜种子供应处主任。

前几天，马尔登诺夫在一个集体农庄里听说，他们那个农庄里西瓜接连三年不熟，秋天采下来还是绿的，只好喂猪。他问是什么种。原来种子是库班来的。马尔登诺夫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的开端，必须把它提到州委和农业部去。他请包尔卓娃写一份材

料，说明他们供应处里的这些种子是从哪里得来的，而且请她写好之后带了这份材料去看他。

“我写好了，彼得·伊拉里昂奈奇^①，”包尔卓娃说，她拿一张写满了字的纸放在他面前。“我从发货单里找出来的。大概有点不符合米丘林的方法。我们这里有本地的好种子，但是给州里的供应处运到别处去了，给我们送来的是别地方的种子。西瓜、甜瓜都是从库班、克里米亚来的。西红柿也是从库班来的。”

“在那些地方，夏季要长一个半月光景，它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夏天，所以长得很慢，”马尔登诺夫说。

当马尔登诺夫阅读材料的时候，玛丽亚·谢尔格耶夫娜整理了一下橡皮雨衣的潮湿的前襟，在桌子旁边的圈椅里坐下来。

“我那口子，包尔卓夫同志，今天要回来了，”她说。

“怎么今天？”马尔登诺夫抬起头来。“他的假期还没完。”

“大概是待腻了。依照他的吩咐，凡是州报上有一些情况报道的，我都从这里给他用航空寄去。”

“要是今天的话，他应该已经到了。”马尔登诺夫看看台钟。“火车已经开过了。”

“我也在想：不知道他究竟坐哪一班车来？也许夜里一点钟？那已经是明天了。他打来一个电报，说：‘我二十三日到，吻你。’”

“对啦，我这里也送来了一些电报，还没看呢。”马尔登诺夫在桌子上的纸堆里翻来翻去寻找。“瞧，有一个他发来的电报：‘我二十三日到’。就是没有‘吻你’。”

玛丽亚·谢尔格耶夫娜叹了口气。

“你们又要通宵开会了吗？区委会每次开会，你又要和他争吵到天明了吗？”

^① 伊拉里昂奈奇也是伊拉里昂诺维奇的爱称。一译者注。

“他去过叶森都克温泉之后不知道怎么样，”马尔登诺夫回答说，“也许胃病不会再象早先那样使他痛苦了吧。”

“我和他结婚的时候，他还没有这个病。我早已了解他了。他并不是为了病。你们两人性格如此！镰刀砍在石头上……还是把你们两人分开调到不同的区里去吧！”

“我已经听到第三个人说：你还是请调别区吧，”马尔登诺夫说。“你们要把我挤走吗？”

“我没说你 还是 请调别区啊。我是说：你们俩必须分开。不是他留在这里，就是你……哦，请你告诉我，彼得·伊拉里昂奈奇，为什么你和他搞不好？”

马尔登诺夫微微一笑。

“为什么问我呢？你就近可以问问他。”

“他有他自己的一套道理。”

“怎么样？一定是说：马尔登诺夫是报人，写东西粗制滥造，不过还是让他去糟蹋纸张吧。党的工作他一点也不了解。是这么说的吗？”

“是这么说的……”

电话铃响了。马尔登诺夫拿起听筒，在电话里谈了好久。后来有人向他通报：从集体农庄里来了五个人，他们来领取党证，等候接见。包尔卓娃站起来。

“好吧，玛丽亚·谢尔格耶夫娜，将来我们再谈吧。这份材料留在我这儿，请你再给我送来一份关于本地种子和外地种子的收成情况的材料。”

“好，我给你送来……我要回家去张罗晚饭。说不定他今天还要回来。火车也许误点了。”

马尔登诺夫把党证发给了那几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向他们致了入党的祝词，跟他们谈了一下各集体农庄的情况。青年们走了之后，他把办公桌抽屉上了锁，穿了衣服，才走到廊子底下，正